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9nB449

祖亮啟禪師語錄

清 超啟說

廣和記錄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住湖州翔鳳資福禪寺語錄
  - 住杭州崌山淨明禪寺語錄
  - 住平湖德藏禪寺語錄
  - 住嘉興石門縣福嚴禪寺語錄
  - 對機
  - 題贊
    - 初祖像讚
    - 題青山和尚像
    - 題利禪和上像
    - 自題像讚
    - 題秘含禪人行樂圖
    - 題純修陸居士行樂圖
    - 題廉湖陸護法行樂圖
    - 與貞伯任公
    - 題鄭又民居士像
    - 化燈油偈
  - 佛事
    - 設先老和尚塔供
    - 設至邛嵩庵利禪三法兄供
    - 為則峰法兄和尚設供
    - 東蓮老和尚訃至設供
    - 資福明心和尚訃至設供
    - 愚山和尚封龕
    - 為燦衲法兄掩龕
    - 送則峰和尚靈龕歸楚設供
    - 化城庵行廣遠塵二比丘尼靈骨入塔
    - 佛音禪德請為父母靈骨入塔
    - 介千師請為先慈明修尼靈骨入塔
    - 純如師火
    - 權實巡照火
    - 自真禪師入塔

    - 香燈火
    - 明慧老宿火
    - 慧國禪師火
    - 四儀禪人火
    - 上求新戒火
    - 心榮火頭火
    - 還空禪德火
    - 慧國禪師火
    - 文璧禪師請為息二剃度師六七之辰起棺
    - 入塔
    - 百川知客火
    - 瞿堂禪人火
    - 巨量老宿靈骨入塔
    - 遠生智慧了明蘊白四老宿靈骨入塔
    - 時津師靈骨入塔
    - 匡濟禪宿火
    - 楊燕貽居士請為亡室章氏下火
    - 朱同一護法等請為超薦水溺孤魂
    - 當湖任捕廳請為橋下妖石說法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祖亮啟禪師語錄序

自大聖已還，拈花微笑之旨，弘傳迄今二千七百有餘載。其間得大機用，具正知見，說法如雲若雨者，又奚啻龍驤虎驟哉？我祖亮法兄，英年悟證，親入揚墳靈機老人之室。厥後四坐道場，浩歸湖海。其赤手提持，惟以向上一著，機語峻拔，衲子敬畏。每於鉗錘之下，透脫見聞者，不知其幾幾。嗣法弟子澗石予揆，尤龍象之最著者。揆識卓才優，繼述有志。然卒以數奇，不獲展其驥足。回首之日，惟切切以未刻師語錄為念。乃以其遺稿，囑同參素嚴，丐余作序，壽梓流通(法)眼。嗚呼！揆可謂重其道而孝其師已，雖死猶生。余雖不敏，為片辭以揄揚其大略焉。

時康熙四十年孟夏蒇生荧之四日普明法弟超嶼題

祖亮禪師語錄卷一

門人廣和記錄

住湖州翔鳳資福禪寺語錄

康熙庚午年二月十五日進院。

即日，本山護法及同門諸大師、眾耆宿、兩序執事請上堂。問荅不錄。師云：「列祖名藍，先師勳業，龍象蹴踏之場，天神擁護之地。啟上座到來，現成公案，不假安排，堂搆森嚴，紀綱勿墜，祖父田園，契券分明，一回入手，宛同本得。於此一一透脫，顯發一機，八面玲瓏，十虛通徹，縱橫無礙，森羅萬象，覿露古佛家風，色色頭頭，全彰先師面目。承斯恩力，權衡佛祖，掌握乾坤，作用全提，卷舒自在，直得翔鳳起舞，獅峰奮迅，千巖稽首，萬壑呈祥。且正恁麼展演，畢竟恩歸何地？」驀豎拂，云：「彌亙古今秖者個，頂天立地更由誰？」

當晚，小參。「入此門來，不存枝葉，試看祖父是何標格？突出一句，坐斷千差，拈弄一機，流通正眼，獨露目前，真不掩偽。昔日，先師云：『衲僧行履，親師處友，惟要一真實心。所以，釋迦老子以此真實心出世拈花，金色頭陀以此真實心破顏微笑，乃至達磨老祖以此真實心來我東震旦國少室峰前面壁九年，神光以此真實心斷臂求法，遞代相傳，至于六祖、南嶽、馬祖、百丈、黃檗、臨濟、天下老和尚，無不以此真實心津濟四生、梯航九有。』故我先師以此真實心住此山、建蔡林、立紀綱，待衲子。啟上座，亦依此真實心親覲先師，依此真實心登先師堂、入先師室。」驀拈杖，

云：「今將此一真實心懸在拄杖頭上，諸兄剔起眉毛看看，各各證此真實心，依此真實心為棟、為梁，輔弼祖山，日用頭頭無行而不依此一真實心。雖然，且道：如許真實心畢竟落在甚麼處？鳳山突兀亙今古，正法綿綿續萬年。」卓拄杖，便起身。

結制，朗然禪德領嘉、秀二邑眾居士設齋，請陞座。師云：「獅子峰頭，懸崖嶮巇；資福堂前，本無異轍。面壁家風，古今不昧。猛烈丈夫到者裡直下搆取，似遼天俊鶻撲地高飛，呼喚不回、羅籠不住，少有衲僧氣息。若是徇途守轍，今日三、明日四，更論長期短限，堪作甚麼？啟上座事不獲已，作死馬醫。今日特地好肉剜瘡、起模畫樣，把定牢關，乾坤失色，九十日內將個金剛圈、栗棘蓬，任你諸人吞跳，不容纖毫走作，直得虛空起舞、海嶽騰輝，忽然囚地一聲時，天上人間稱奇特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解制，念修、聞生二大德領仁、錢兩縣眾居士設齋，請陞座。師云：「捏緊蛇頭，針箚不入；打開布袋，七穿八穴。針箚不入處，森羅顯現；七穿八穴時，纖毫不立。明明絕蓋覆，歷歷無向背，踏著者些兒，去留得自在。以此益壽，壽嚴；以此植福，福增；以此祈嗣，獲胤；以此消災，災滅。直得頭頭然、物物然，天上與人間咸承斯恩力。且正當今日解制一句又作麼生道？透網金鱗從變化，羽毛未具謾飛騰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結制，笑解師領眾設齋，請陞座。師云：「匡住鳳山三結冬，煉成爐韝火通紅，諸禪墮落眉鬚後，始解當場弄脫空。大眾！且道脫空作麼生弄？個段風流收不住，拈條白捧舞西風。」以主杖作舞，下座。

早參。舉：「圓悟祖師因僧問：『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』祖云：『熏風自南來，殿角生微涼。』意旨如何？」眾佇思，師云：「擬議思量，白雲萬里。」復云：「諸兄弟！做工夫如啟上座性子相似，觸著些兒，劈空轟個霹靂閃電，揮霍之間眼底空勞勞，佛來也無他立地處、祖來也無他措辭處，也不知有人、也不知有己、也不知有天、也不知有地，直得東西不辨、南北不分，森羅萬象、乾坤大地盡融作一個無明團子，待打個之遶來，拈起兔角杖子輕輕一擊，粉碎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要得此事相應，也須恁麼始得。」

元旦示眾。師云：「昨夜今朝事不同，豁開兩眼露春風，巖前積雪都消盡，萬象森羅展笑容。」

解制。「今朝正月廿三，打開翔鳳玄關。直下全身湧出，到處地廓天寬。去亦然，住亦然，無位真人赤肉團。動也得，靜也得，趙州胡盧掛東壁。諸兄弟，去去去。有佛處，不得住，處處黃鶯啼綠

樹；無佛處，急走過，臺山路上親勘破。肩頭擔子忽脫空，贏得春風生兩腋。」
解制，小參。「頂門一句本無解結，向上一機全提殺活，堪笑他從上老凍膿，用錐、用鉤徒勞把捉，印住、印破反成話墮，資福者裏總無者般做作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只要諸兄弟向者裏識得根源去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，東行、西行到處咸亨，南去、北去無方不利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楊州，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倘或見不透脫，跨出山門，觀音橋邊忽有個漢把住一問，若道不得，莫謂鳳山關險峻，前頭猶有一重津。」
晚參。師云：「諸兄弟！空空登殿來，空空歸堂去，要會空空意，空空裡薦取。且道空空裏薦取個什麼？回堂喫茶去。」
早參。師云：「諸人衣裏各有一顆明珠，昨日肩竹打云：錢家嶺頭、龍爪松下、昇元觀前，啟上座檢得在者裏。」遂以手作捧珠勢，云：「各各認取去。」良久，復云：「見之不取，徒勞後悔。」
晚參。師云：「庭前雪未消，斷臂人何在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令我空相思，一天雲靉靆。」
立春，早參。師云：「泥牛剛倒地，大地盡皆春，森羅及萬象，煥然一時新。殿角梅花破玉，寒香襲襲；庭前古柏參天，翠色森森。於此會得，一團春色無高下；其或未然，莫把花枝較短長。」
早參。師云：「今日摘茶已畢，啟上座有個末後句子向諸兄弟道：收了菜麥插了秧，大家搖扇取風涼。會得的受用不盡，不會得的風涼也許你風涼，切須要小心。且道小心個甚麼？切忌傷風。」
早參。「今朝七月初五，放出玄沙猛虎，眾中有負命者出來。」眾無出，師云：「猛虎不食伏肉。」便行。
早參。「古人道：『終日行，不曾踏著一片地。』」師云：「黃檗老老大大，發語沒來由。既是終日行，不曾踏著一片地，難道踏在虛空裡？資福則不然，終日行，步步秖要踏實地。諸人行，只是腳跟未點地，且如何得踏實地去？」卓拄杖，步，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
早參。師云：「大盡三十，小盡廿九，大家在者裏，幾個能知有？若知有，鳳山突出拄杖頭，驚得虛空顛倒走。」
晚參。「昨夜天雨雪，萬象同一色；今朝雪盡消，山河齊露出。者個說話，若作佛法商量，與你拄杖三十；不作佛法商量，亦與你拄杖三十。大眾！且作麼生商量免得拄杖？」僧出云：「奉和尚命，領拄杖三十。」師問眾云：「者僧恁麼答話，還有商量沒商量？」眾擬議，師震聲一喝，歸方丈。

解夏，小參。「鳳山今日解繩頭，放出溈山水牯牛，自有天然頭角在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」
早參。「昨日夜來甚涼，睡到三更時候，一覺醒來凍得肚子裏痛，伸手背後摸著被頭，忽然有個會處，特特舉似大眾。且道是個甚麼會處？十個指頭八個了。」
早參。以拄杖打圓相，云：「秖者個圈繢，三世諸佛也跳不出、歷代祖師也跳不出、天下老和尚也跳不出。眾中忽有個漢出來道：『長老！你還跳得出麼？』向他道：『莫把是非來辨我，浮生穿鑿不相干。』」
立春日，小參。「今日春朝春起頭，人人市上看春牛，山中莫謂無牛看，也有牛兒三兩頭。鞭起陝府鐵牛，放出溈山牯牛，牽動海底泥牛，諸兄弟若解看，不風流處也風流，更有一種堪笑處，笑你騎牛來覓牛。」
早參。「今朝正月七，盡道是人日，萬里起祥雲，千峰呈瑞色，直得慶無不宜，兆民康吉。」驀豎主杖，云：「主杖子逞個神通，化為南山鱉鼻，汝等諸人急須仔細，切忌親遭一口，者裡無處叫屈。咄！」
元宵節，師打圓相，云：「者是一宛無盡燈，從上諸祖師是善鬧燈的人，今日乘此佳節請他出來試鬧一場，汝等諸人急須著眼，禾山打鼓、秘魔擎叉、道吾舞笏、雪峰輥毬、石鞏張弓、德山拈捧、臨濟喝彩、雲門歌曲，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，放下手來卻是饅頭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山僧若不喝住，不知鬧到幾時？」擲下竹篦，歸方丈。
晚參。「今朝初五日，是人怕月忌，山僧出門時，偏偏諸事吉。走到昇元觀前，撞著李伯陽、葛真人，拉去遊戲煉丹臺、登雲石，就其石上盤桓片晌，山僧問老子云：『你的工夫如何？』答云：『我經中有云：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；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。」』山僧震聲喝云：『你者弄精魂漢。』老子云：『你和尚家如何？』山僧云：『一趯趯翻煉丹臺，一拳拳倒登雲石，衲僧豪興合如斯，意氣不從天地得。』爾時，三人撫掌大笑而別。山僧歸來，特特舉似大眾：若信得及，今晚亦是小出大遇；若信不及，問取山僧二侍者。」
結春，小參。師云：「靈雲見桃花，眼中著屑；香嚴聞擊竹，耳裡添塵。者一對隨聲逐色漢，被山僧三十捧趁出了也。鳳山今日結春，又圖個甚麼？最愛江南二三月，春風吹綻百花新。」
佛誕日，早參。舉：「世尊初生，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』雲門道：『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』」

師顧眾，云：「眾中還有救得世尊者麼？」眾屏息。「諸兄既不能救，山僧自救去也。」以杖旋風打散。
早參。師拈扇子，云：「昔日鹽官犀牛扇，今朝資福蜀府扇，還是同？是別？若道是同，乃有犀牛、蜀府之名；若道是別，信手拈來信手揮，清風透體一般涼，又焉得別？諸兄試道看。」淨因出，禮拜，云：「昔日鹽官，今朝和尚，如何是直指根源一句？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早知和尚有此機。」師云：「須知痛癢始得。」復云：「者柄蜀府扇，杭州城裏十五文錢買得的，你諸人決定是信的。及乎道：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一棒兩似盆傾。為甚底茫然？只為途中經歷久，明明不曉卻成迷。」
元旦，小參。「昨夜漫天瑞雪，今朝萬里晴空。道人安居林下，只見一片皇風。」
示眾。「今日結制之始、起七之初也，徇個時例與諸兄說幾句無意智話，久參上士不敢塗污，後進初機聊以點綴。若論此事，在當人分上本自現成，增一絲毫不得、減一絲毫不得，觸事全該、臨機獨露，歷歷分明，無纖毫隱晦。在今不得受用者，只因染緣深厚、識情膠固，背覺合塵、逐妄迷真，向生死海內流轉、輪迴道中循環，無有了日。所以大覺世尊出興於世，向雪山六載辛勤，至臘月八日夜睹明星，觸破眼睛，大驚小怪，云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』看他先證此一著子，迥出三界，不受輪迴。今日諸兄要證此一著子，先要生大慚愧，向己躬下思一思、想一想：『我為何事棄了父母而不供甘旨耶？為何事發心出家耶？為何事別了師長而不侍奉耶？為何事擔囊負缽、登山涉水、參尋知識耶？為何事在此堂中受委曲辛苦耶？』如是思想一回，然後將從前妄想心、無明心、人我心、是非心、得失心、馳求心、名利心、好心、不好心，一切種種差別之心，總一時颺在獅子峰下，無一點影響，令胸次中空空洞洞、虛虛靈靈、活活脫脫，將個無意路話頭頓在面前，深研細拶，於此一七之中起大疑情，向不明白處討個明白。如一七不明，具決定志向，九十日內畢竟要個倒斷。如或根器遲鈍，要須發大勇猛心、大精進心、大誓願心、大堅固心，辦長遠之志，或三年、五載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乃至盡此生不明，等待來生般若緣熟，一出頭來囫地一聲，蓋天蓋地，得大自在、得大受用，皆從資福堂中今日者一念去。說到者裏，不覺呵呵大笑。且道笑個甚麼？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煙搭在玉欄干。」
示眾。師拈竹篦云：「大眾看看，這條竹篦子，自首山老子傳到今日，在啟上座手裡，喚作竹篦子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子則背。諸兄作麼生會？若也會得，不妨出來拗折竹篦，喝散大眾，啟上座只得忍

氣吞聲；若也不會……」遂擲下竹篦云：「看竹篦子[跳-兆+孛]跳，驚起陝府鐵牛，撞倒須彌山，嚇得山門頭金剛手舞足蹈，一齊走入諸兄眉啑裡去也。還見麼？若也見，許諸兄具一隻眼；若也不見，啟上座瞞諸兄去也。」

因事示眾。「本來元不隔纖毫，只為我山勢嶮高，果然立地能摧折，歷劫狂心當下消。且道消後如何？兩腳踏實地。」

解七，示眾。「百戰場中一七已過，甲冑重圍同時打破，平得安南、收歸塞北，直得六賊全誅，王登寶座。所以道：『罷拈三尺劍，休弄一張弓，狼煙四海息，坐鎮樂皇風。』秖如脫盔卸甲一句作麼生道？各各開單穩臥。雖然，要有極則事在。且作麼生是極則事？且待下七與諸兄說破。」

示眾。「有佛處，不得住，欲避他時無避處。無佛處，急走過，大唐天子只一個。堪笑趙州老凍農，換人眼睛用黑豆。」

起七落堂，師以主杖畫一畫，云：「還有過得者重關底麼？若透得過底，制也結他不著，七也打他不著。」眾無語。師復云：「釋迦老子透者重關，靈山拈花；迦葉透過者重關，便解微笑；達磨祖師透過者重關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；天下老和尚透過者重關，坐曲彔床；啟上座透者重關，住先師道場，居一眾之首。諸人透者重關堪作甚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七日後看取。」

結制，示眾。「諸方十五結制，鳳山結制念三，不是強列行市，亦非曲調新翻，要逼衲僧別立生涯，獨奮雙拳無例可攀。若是遼天俊鶻，便解擊節衝關，大千沙界絕羅籠，越格風流豈等閒？眾中莫有透關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直下既無通透路，剋期須辦死心參。」

因事示眾。「者條棒，絕疏親，赤條條，亙古今，佛來打，祖來打，透出寒光赤灑灑，有時縱，有時奪，倒用橫拈活潑潑，驀然敲出虛空髓，木人背上流鮮血，可憐撞著刻舟人，受了多少不平。屈屈屈，如今且靠在東壁，時節忽然自到來，等閒拈出掀天地。」

解制，示眾。「九旬期滿出松關，登涉溪山仔細看，直下未明心地印，途中好自著羞慚。」復舉：「聰禪師云：『你若離我這裡，有鉤鉤你；你若住我這裡，有錐錐你。』聰禪師可煞窮搕[打-丁+(天/韭)]，無大人相。資福者裡則不然，住的隨他住、去的隨他去，一總鉤錐都不用。何故？不見道：『執之失度，必入斜路；放之自然，體無去住。』」

示眾。「今日起七，諸兄須要遵三種規則：第一、經行不得踏著常住方磚，要步步踏實；第二、喫飯不得從口入，要有個入處；第三、不得從鼻孔裏出氣，須有出氣處。二六時中少有相違，啟上座有竹篦子打徹伊骨髓，莫言不道。」

示眾。「至道無難，惟嫌揀擇。秖如目前露柱是露柱、香臺是香臺，且作麼生是個不揀擇的道理？雲散家家月，春來處處花。」
示眾。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汝諸人堂堂六尺之軀，頭頂天，腳踏地，抖擻衲衣著眼覷，且道此寶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打破乾坤無覓處，舉頭秖見亂峰青。」
解夏。師舉：「洞山云：『初秋夏末，眾兄弟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』後瀏陽庵主聞，云：『出門便是草。』」師云：「看他從上兩個老古錐，青天白日都向草裡輥。啟上座即不然，盡大地是個資福寺，一任諸兄弟東去西去，究竟何曾離得我者裡？」卓主杖，歸方丈。
起七，落堂。「若論此事，眨上眉毛錯過了也，立地搆去是第二機，更要打七打八有甚共語處？眾中莫有不落第二機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乘時不化龍，且受人摩捋。」
落堂，眾喫茶畢，師舉趙州喫茶去話，眾答語不契，師云：「昔應庵華祖云：『趙州喫茶，我也怕他，不是債主，便是冤家。』資福即不然，趙州喫茶，我不怕他，撞著衲僧，自有分拏。且如何分拏？」遂拈主杖云：「突出拄杖子，直下定龍蛇。」便歸方丈。
結制，落堂。師云：「今日結住布袋，直須針劄不入，如有纖毫走作，捧頭敲得骨出，不是鉗錘惡辣，須要知個端的。且道知個甚麼端的？忽朝踏著稱錘，元來是塊生鐵。」
落堂。師云：「有一句子，三世諸佛說不到，歷代祖師覷不著。且道是那一句？」眾無出，師云：「香爐那邊底。」
落堂。「先老和尚在日，凡求單者先遵三種成規，方許同住：第一、要本分留心；若不本分留心，虛生浪死。第二、要發道心；不發道心，行門有虧。第三、要遵規；若不遵規，攪群亂眾。看諸兄們常住諸務，日日皆發道心，行、住、坐、臥無不遵規，秖如本分作麼生留心？試道看。」眾無語，師云：「夜行莫踏白，不是水，定是石。」
落堂。師問眾云：「本分作麼生留心？」一僧云：「刀斧劈不開。」一僧云：「甕裏何曾走卻鱉？」師云：「刀斧劈不開，大似無孔鐵錘；甕裡不走鱉，幾時出頭來？且本分畢竟作麼生留心？舉頭天外看，誰是我般人？」便起身。
落堂。問眾云：「達磨大師來東土，秖要覓個不受惑的人。那個是不受惑底人？」一僧云：「從來共住不知名。」師云：「既是共住，因甚不知名？」僧云：「名不得，狀不得。」師云：「你號甚麼？」僧云：「松隱。」師云：「又道名不得，狀不得。」
落堂。「我有一問到諸兄，諸兄便解擎拳豎指，頓足下喝。秖如我無一問到諸兄，諸兄又如何領會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夜靜水寒魚不

餌，滿船空載月明歸。」
落堂。師舉：「雲門大師云：『佛法大有，秖是舌頭短。』啟上座佛法大有，秖是喉嚨小，吐不出。忽然吐得出時如何？一夜碧天清似洗，曉來紅日又東昇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臨濟云：『我當時在黃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，如蒿枝拂相似。如今更思一頓，只是無人下手。』一僧出云：『某甲下手。』濟便度棒，僧擬接，濟便打。」師云：「臨濟老漢向黃蘗棒頭略得些子蠅計，便向人天眾前賣弄，大似乞兒暴富。啟上座當時若作這僧，待他度棒，但以袖掩面歸眾，教這老漢直至如今伸縮不得。」
落堂。舉：「香城和尚問北院：『一似兩個時如何？』院云：『一個賺汝。』城便有省。」師云：「未審是那個賺汝？」一僧云：「元來！元來！」師云：「恁麼自賺了也。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賺人猶自可，自賺愁殺人。」
落堂。舉：「雲門因僧問：『不起一念，還有過也無？』門云：『須彌山。』意作麼生？」眾無語，師云：「雲門掇出須彌山，今古巍巍孰敢攀？靈利衲僧覷不得，倚天長劍逼人寒。」便出。
示眾。舉：「趙州云：『諸人被十二時使，老僧能使十二時。』且道十二時作麼生使？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」
舉：「德山晚參：『今夜不答話，問話者三十棒。』資福今夜要答話，問話者與他一兩金。」有僧出禮拜，師卓拄杖云：「貪他一兩金，失卻自家底。」便歸方丈。
舉：「德山示眾云：『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』」師云：「德山老子大似將明珠當安豆糶與人。資福即不然，道得也不與他棒，道不得也不與他棒。何故？黃金自有黃金價，終不和沙賣與人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白雲端祖云：『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，如撞著鐵壁相似。秖如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佛？」「乾矢橛。」到者裡去不得，豈不是撞著鐵壁相似？』啟上座有個方便，教諸兄立地透去。」便擲下拄杖，起身。
青山和尚忌辰設供，兼立若梁法侄住持。師云：「七月十五滅，萬里一條鐵；十月十九生，大地現全身。也不生，也不滅，正體堂堂輝杲日，同條生死句難分，惟把旃檀爐內熱。秖如老兄遺下未了公案，小弟今日為立猶子住持，且承先啟後一句作麼生道？開基創業前王事，端拱持危後主心。」便插香。
退院，上堂。師云：「三年嗣席慚無補，德薄將何振祖風？秖有空拳常在握，虛空打破絕羅籠。衲僧家貴要踏得祖父田地穩密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，到處作主，一切自由，別人移易他一絲毫不得。

所以，其進也，千峰氣象雄；其退也，一身輕似葉。若孤雲而出岫、似野鶴以摩空，動靜翛然，去留絕跡，只得觸處全彰、隨方獨露。雖然，且超啟忝承師席，三載告退一句又作麼生道？鐵帽今朝欣捋下，出頭天外有誰同？」
辭塔，設供。拈香，云：「德薄無能繼祖庭，三年洒掃免支撐，今朝九拜欣何得？未了公案喜完成。大眾！公案既完，作何去就？」遂插香，云：「瓣香纔熱誠煙靄，幻作孤雲出岫行。」便拜。

住杭州岷山淨明禪寺語錄

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進院。
本寺護法同眾耆德請師陞座。師云：「本是山中人，只合山中住，偶來入市廛，那能諳人事？人事既不諳，即今緇素雍然在座，豈得杜辭？翔鳳山前拈得一句，坐斷千差；錢塘江上顯發一機，萬波競湧。向者裡著得隻眼，見徹根源，不妨孤峰頂上、十字街頭打成一片，不隔纖毫，法法無差，頭頭得妙，紅塵鬧市無非古佛道場，酒肆茶坊全彰衲僧巴鼻，塵劫來事的示目前，自在隨緣，當機不昧。秖如諸大檀越同眾耆德敦請山僧陞于此座，恁麼舉揚，畢竟落在甚麼處？開鑿岷山生面目，高懸慧日麗中天。」
結制，上堂。師云：「淨明者裡百事荒疏，冷淡家風實難措足，閒神野鬼攢眉疾走，喜得數輩本色道流、十方義聚，甘心同志，終不向外馳求，豈肯虛生浪死？然則眾雖不多，也效法昌之猷。今日應個時節，結住布袋口，捏緊死蛇頭，炊無米飯，咬木扎羹，向個裏端的得透，囫地一聲，快暢生平。」驀揮拂子，云：「一種風流惟自得，呵呵笑斷兩莖眉。」下座。
解制。「淨明者裡息錐鉤，白牯黧奴任去留。足下未能通活路，茫茫煙水只生愁。」
出隊至當湖，眾居士同德藏寺諸耆德設齋，請陞座。問：「天不言，四時行；地不言，萬物生。王登寶座、野老謳歌即不問，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？」師云：「吞吐不得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岩前石虎抱兒眠？」師云：「放手不得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？」師云：「沒孔竅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鸞牽？」師云：「蹄踏蹄。」進云：「四眾圍繞，師陞法座，有何利益？」師云：「吃飯止饑，飲茶止渴。」士禮退，乃云：「山僧持缽到當湖，佛法胸中半點無，幸是一般堪得意，砂盆喜賴有人扶。砂盆既有人扶，更覓個甚麼？不見道：『佛身充滿于法界，普現一切群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週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』佛身既充滿于法界，還間出當湖德藏寺麼？若間出，則佛法不週遍；若不間出，則三世諸

佛在諸人三百六十骨節裡、八萬四千毛孔中轉大法輪，塵說、剎說、熾然說無間歇。若向者裏會得倜儻分明，個個頭頂天、腳踏地，晝見日、夜見月，乃至經營作為、俯仰折旋，何等天然？何等現成？又何待山僧饒舌？雖然，且三世諸佛畢竟說底甚麼法？秖如今日德藏諸耆宿同眾居士設齋請山僧陞座慶讚一句又作麼生道？欣然傾蓋相逢處，明月清風共一家。」

當湖報本院監院師領曹昆賢居士設齋，請上堂。師云：「暑氣炎炎夏日長，幸然無事得思量，維摩偏姤閒和上，白汗通身逼上堂。既陞堂矣，且道說個甚麼？」遂拈衣角示眾云：「此是山僧尋常用不盡底，密在袈裟角邊，自到當湖，無因拈出。今日既承曹居士殷勤敦請陞於此座，豈可被蓋囊藏？一時拈出，抖擻在諸人面前了也。若是手親眼快底，直下薦得去，便解轉天關、翻地軸，為雨為霖，乾坤普潤；為祥為瑞，家國咸亨。信腳踏翻東湖月，信手擊碎九龍珠，不風流處也風流，意氣不從天地得」。下座。

方聚宗、聖宗二居士為母八十壽供僧諷經兼祈嗣，請陞座。問：「鐘鼓齊鳴即不問，祝壽一句請師宣。」師云：「庭柏鎮常青。」進云：「趙州百二十，寶掌一千春，未審與無位真人壽量相去多少？」師云：「籬菊正馨香。」進云：「方母張氏壽量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亙古亙今。」進云：「山林盡效華封祝，海眾同瞻壽日明。」師云：「讚嘆有分。」師云：「昔日婆子轉藏，千古話成缺案；昨日方母轉全，古今合成一藏。且此藏作麼生轉？」乃合掌，云：「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。此猶是教意邊事，祖師門下又且不然。拈須彌於一毫頭上、擲大千於蟭螟眼裡，直得東海波騰、嵩嶽作舞，雲自呈祥、香煙合彩。向者裏著得隻眼，鑑徹古今，纖毫無間，隨施一機，千機萬機透露；展演一句，千句萬句洞明。頭頭顯本有風光，物物彰未生面目。所以，我方母老孺人八十年中受用不盡底，皆秉此個恩力。」揮拂子，云：「大眾看看，無量壽如來與應供諸菩薩、方廣五百流，飽飫香齋在拂子頭上。一齊合掌，云：『人間慶大椿，菊花爛熳新，更有多意氣，貴子產祥麟。』」下座。

佛誕日，化城吉祥庵主佛開光，化三禪德領眾善信恭請小參。師云：「今朝四月八，處處慶悉達，昔日老雲門，一棒要打殺，千古播英風，嘉聲惡辣辣。化城諸善人，信心猛自發，金軀煥然新，光明遍塵剎。作者蒙斯光，咸受佛慈拔，天上與人間，生生獲妙樂。雖然，且道昔日雲門打殺的是？今諸善人裝金的是？若向者裡定當得去，釋迦老子在你諸人面門出入，動地放光，二六時中不曾違背一絲毫許。其或未然，聽取山僧一偈：天晴日頭出，雨落地下濕，陰晴雖不同，兩不失其節。」下座。

張維翰、維藩、維屏三孝嗣為薦先嚴華椿居士請對靈小參。師云：「初夏方臨，鶯啼綠樹，大唱圓音，誰人聽？」驀豎拂，云：「突出一句，明如杲日，迥脫根塵，輝天鑒地，裂破愛見情網，截斷生死根株，直透威音那畔纖毫不立，顯示今世門頭全機獨露。向者裡見徹根源，便知我華椿居士昔日親登翔鳳與山僧聚談道話亦未曾生，即今幻緣報謝、靈光不昧又何曾滅？既爾生滅一如、去來不異，且道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？花雨繽紛際，蓮臺敷坐時。」擊拂子，下座。

園花陳御卿居士請為二嚴慈點主。師舉筆云：「秖者一點，獲之象帝之先，迥越物情之表，靈然獨露，塵劫難磨。諸佛證之，出三界九有；歷代祖師悟之，流通正眼；天地得之，昫嫗萬物；人君得之，掌握乾坤；臣宰得之，輔齊家國；在我陳公居士得之，作冥途慧炬，起嗣胤芳聲。且道者一點畢竟落在甚麼處？」遂點云：「浩浩塵中能作主，人間天上獨為尊。」

平湖德藏禪寺語錄卷二

門人廣和記錄

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進院。
即日，當道眾紳衿、護法並本山諸耆德請師陞座。僧問：「德藏名剎，特峙東湖，懸花雨之舊亭，存松風之遺跡。和尚到來，如何是重整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萬象盡含新。」進云：「高提祖印，棒喝交馳，不涉二途，又作麼生？」師打，云：「者棒要你喫。」進云：「可謂掀翻大地，函蓋乾坤。」師云：「你試掀翻看。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鄭居士問：「古剎重興新得運，今朝扶起破砂盆。此則且止，如何是德藏境？」師云：「殿閣甚巍峨。」士云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居士來問話。」士云：「如何是人中意？」師云：「問得甚分明。」士禮拜，師云：「如何是你腳跟下一句？」士云：「步步不離。」師乃揮拂，云：「幽栖養拙寄龍山，永日寥寥萬境閒，自笑蒲團無定力，又隨台命到人間。既到者裡，迴避無門，十字街頭打開布袋，合水和泥，七穿八穴。若是向上提持，向山僧未陞座以前會取去，稍有衲僧氣息；其或未然，且向第二頭打葛藤去也。當湖勝境，素稱善邦，士庶傾誠，咸欽佛化。德藏名藍，唐朝建蹟，老松風中興道場，先法叔載振法窟。山僧菲才，繼其高躅，幸逢台護興崇，兼諸耆德輔贊，不敢另展風規，別資玄妙，單提向上一著，貴要流通正眼。即今現前緇素，人人頂[寧*頁]上放大寶光，個個腳踏實地，輝天鑑地，者段光明各各直下證取，歸家穩坐。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？」驀豎拂，云：「全憑者點無私力，仰祝吾皇憶萬年。」復舉：「王常侍到臨濟，至僧堂前問云：『者一堂僧還誦經麼？』濟云：『不誦經。』侍云：『還參禪麼？』濟云：『不參禪。』侍云：『既不誦經，又不參禪，畢竟教他作甚麼？』濟云：『一個個教他成佛作祖去。』侍云：『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』濟云：『將謂你是個俗漢。』」師云：「常侍煆過精金，臨濟寶劍在握，一挨一拶，逾見光生。今日諸位台護臨筵，眾僧雍然在座，相見不措一辭，須知早已話墮。且道節文在甚麼處？知音不在頻頻舉，達者須知暗裏驚。」卓主杖，下座。
結制，持直監院領眾居士設齋，請陞座。問：「結制開爐，諸方舊例，德藏門下如何施設？」師云：「一棒一條痕。」進云：「眉間寶劍，袖裡金錘，銅頭鐵額，一錘粉碎。未審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底如何煆煉？」師云：「識得你了也。」進云：「今日現前大眾個個入聖超凡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你腳跟下作麼生？」進云：「金鑊影下翻身轉，直踏毘盧頂上行。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問：

「選佛場開，凡聖交參，人天瞻仰，請師示。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除卻棒喝，請師別道。」師云：「將謂別有那？」進云：「利生之句蒙師示，向上宗乘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腳跟下會取。」進云：「漕溪一脈傳千古，平江萬派盡朝宗。」師云：「瞻仰有分。」乃云：「德藏今朝事不同，新開爐韝力施功，山僧應有鉗錘別，要逼生蛇化活龍。諸兄弟！剔起眉毛看取火色，不假一錘現成公案，一錘便就平地青霄，總不恁麼，天上天下性燥漢子聞恁麼道，直下承當多少省力。若是頑銅鈍鐵，爐錘之下未解翻身，停機佇思早已鈍置，須向九旬期內密用功夫，三七日中頻加煆煉。且功力俱到一句作麼生？曆盡三冬節，寒梅自吐香。」下座。

佛成道日，本寺各房眾師設齋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昨夜黃面老子見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？」師豎拳，云：「秖得者個。」進云：「今朝和上見個甚麼道理便恁麼斷？」師云：「也秖得者個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獅子還生獅子兒。」師云：「切莫亂塗糊。」進云：「大眾沾恩讚歎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知恩即得。」問：「昨夜惡風攪乾坤，今朝日午打三更，如何是世尊不傳、迦葉不聞的消息？」師良久。進云：「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，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，因甚又入雪山六年？」師云：「知恩者少。」進云：「秖如當時睹明星悟個甚麼？」師云：「者柄拂子，三錢銀子買得。」進云：「即今某甲掀倒禪床，喝散大眾，且道和上今日說個甚麼法？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等閒坐斷千差路，從教何處不光輝？」師微笑，乃云：「一念回機，便同本得，豁開兩眼，青天白日，迷個甚麼？悟個甚麼？夜睹明星，一翳在眼，奇哉奇哉，空花亂墜。一切眾生，誰是眾生？者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切忌錯安名，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」震聲一喝，云：「二千年前若得者一喝，截斷葛藤，免見相襲，至今後代兒孫簸土揚塵，無有了日。大眾！還知得者一喝落處麼？若知得落處，則德藏寺裡諸位耆德人人頂天立地，個個超宗越格，便恁麼去，彼既丈夫我亦爾，不向如來行處行；其或未然，尋常夜夜明星現，切忌抬眸打失睛。」下座。

持直監院領金明侯居士等請上堂。問：「椰栗橫拈，打開祖師關捩，如何是橫拈椰栗句？」師云：「突出難辨。」進云：「金鎞倒握，截斷衲僧命根，如何是倒握金鎞句？」師云：「坐斷舌頭。」進云：「無文印子從空掛，鶻眼龍睛覷不能。」師云：「覷著則瞎。」進云：「只如眾居士將鐵釘飯塞衲僧肚皮，明甚麼邊事？」師云：「喫了飽不饑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三眼波斯吞露桂，金剛含笑嚼須彌。」師云：「惜取舌頭。」乃云：「目前無法，門前雙塔子，意在目前，大地絕形蹤，不是目前法，四顧晴光溢目，非耳目之所到，聞見甚分明。直得乾坤覆載不得，遍界迥絕囊藏，頭頭彰

衲僧巴鼻，處處顯佛祖真機，拈來便用，著著具全提作略，逴得便行，步步有通天活路，生殺臨時，縱奪自在，所以若緇若素，莫不承此個恩力，為四生津濟，作九有梯航，可以易短劫為長劫，可以轉禍祟為禎祥，可以祈嗣胤獲麟瑞，可以為植福之弘基，慶無不，功超萬德，有如是殊勝，如是奇特，且畢竟功歸何所？長憶江南三月裡，鷓鴣啼處百花香。」下座。

佛誕日，成山羅居士設齋，兼日珠耆德送新道袍請上堂。師云：「未離兜率降王宮，花發茶蘼處處紅，未出母胎度人畢，綠樹黃鸝啼不輟。若謂瞿曇今日生，空花眼裏亂紛紛；若道瞿曇雙樹滅，靈利衲僧猶未瞥。撥開生滅覓瞿曇，錯過瞿曇落二三，雲門一棒較些些，自古風流出當家。山僧撿點將來，者一棒知他打得著、打不著，有甚憑據？爭似成山羅居士，飯僧請法信殷勤，山僧著起新袍服，也勝青州衫七斤。且慶賀聖誕一句又作麼生道？一輪杲日輝今古，萬里晴空絕是非。」

不二知浴領陸府張太夫人壽誕設齋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是非人我，拈卻一邊，如何是衲僧正因？」師云：「頭頂天，腳踏地。」進云：「滅卻貪嗔痴，虛空無罣礙，此猶是學人行履。如何是到家極則句？」師云：「舌頭不出口。」進云：「莫怪渠儂多意氣，他家曾踏上頭關。」師云：「那裡是你踏著底？」僧頓足一下便喝，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乃云：「榴火初紅，薰風扇物，萬境森然，真機溢目，直下了然，覿體無間，當陽不昧，洞徹古今，目前一一透露，自然頭頭顯現。所以，釋迦老子降生，目顧周行，指天指地，莫非發明此個端倪。以此植福，福海淵深；以此釋愆，雪清冤業；以此祝壽，壽山益峻。直得千祥駢至、萬善咸臻，得恁麼天然奇特、受用自在，且必竟因何而至？莫怪渠儂多意氣，他家曾謁聖明君。」下座。

滿七，小參。「三七功圓，干戈頓息，各各歸家，田地穩密。若是向上一路，直須更進一步。且如何是向上一路？蝦蟆跳上梵天，蚯蚓驀過東海。」

解制，小參。師云：「於其結也，九旬期內壁立萬仞，行是行、坐是坐，個個身心同達磨喫茶，打濕嘴唇皮，摸著鼻孔下頭大；於其解也，八字打開，平生慶快，住便住、去便去，頂門有眼人人具，腳頭腳底總春風，魔宮虎穴恣遊戲。惟有山僧主杖子，結也結他不著、解也解他不著，拈來覿體光生，放下歷歷落落，有時扶我下階墀，步步咸承渠恩力。」卓主杖，起身。

住嘉興石門縣福嚴禪寺語錄

師受　當道眾搢紳、護法并則峰法兄和尚遺書，洎兩序耆舊請，於十月十一日進院。
即日，鄭、沈、曹三護法設齋，請上堂。至法座前，師拈疏云：「衲僧家因甚被者道符子勾遣？若向個裏委悉得去，如龍得水，似虎靠山；其或未然，請為道破。」宣疏畢，指法座云：「盡大地是個華王座，教啟上座又向甚麼處登？」顧左右云：「大家著眼。」便陞。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千聖同源，萬靈共轍，拈起也光透九天，放下也寧靜四海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，伏願金輪永御，寶祚彌昌，聖明同日月，睿算等乾坤。」次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奉為滿朝文武、闔邑當道紳衿、列位尊官護法，永為皇家柱石，恒作佛法金湯。」復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超啟自十七歲時向秦郵天王禪床角頭覷著，末後撞著個不近人情老漢，一槌擊碎，直得空勞勞地無耙握處，于無把握處拈出，供養中興、翔鳳、資福，次住即此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靈下機觀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西堂契微白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語水垂鉤，貴釣巨鰲。眾中還有透網金鱗麼？試出來[跳-兆+孛]跳看。」問：「和尚云：『空勞勞，無把握。』如何是無把握句？」師云：「山僧到者裡無開口處。」進云：「昨日嘉禾，今日語溪，未審昨日的是？今日的是？」師云：「坐斷兩頭看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坐斷處？」師卓主杖。進云：「學人禮拜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禮拜即得。」乃云：「自愧年來被業牽，頻經符使席三遷，如今多病渾無力，鈯斧還開祖父田。既爾時節奏，遇事非強為，于迴避不及處直下承當，仗師翁光明幢子鼓弄一上去。昔日，五祖演和尚云：『山前一片閒田地，叉手叮嚀問祖翁，幾度賣來還自買，為憐松竹引清風。』咄！五祖老漢！者片祖翁田地忘卻了多時，以致臨風叉手，特地沉吟。我福嚴者片田地，先師翁重勳開化之洪模，諸伯叔遞代振興之覺地，則法兄承先啟後，歷艱持危，守成有在，纖芥無遺，界至分明，處處炳然，蒼松疊翠，古徑幽閒，一段真風，堂堂不昧，勸農橋下流水潺湲，顯發師翁妙旨，天山巖畔竹影搖空，揭示衲僧巴鼻，超啟到者裡公案現成，勿須叮嚀問主，一一無非自家活計，頭頭總是受用境界。且端拱樂業一句作麼生道？拈起一枝無孔笛，大家吹出樂昇平。」結槌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次晚小參。師云：「啟上座入院來兩日了，佛法二字不敢措辭。何故？有先師翁為汝諸兄弟塵說、剎說、熾然說無間歇，今忽到者裡，忍俊不禁，一腳踢翻勸農橋，一拳拳倒天中山，不是兒孫彰意氣，要與師翁逞頭地。」卓拄杖起身。

結制，上堂。師云：「衲僧行履，洒洒落落，縱奪自由，通身作略，一切處意氣全彰，拶著時露出手腳，踢倒五須彌，掀翻四大海，大地沒纖毫，處處絕安排。到者裏，說甚九旬結制、三七施工？總是無繩自縛漢。山僧恁麼道，倘或遲遲，有個方便教諸兄弟直下透脫去。」遂擲拄杖，下座。

上元，解制，上堂。師以拄杖畫〇相，云：「九十日前，汝等諸人總跳不出，欲住不寧，要去不得，幾被者個縛殺。」復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「山僧今日一時畫破了也，一任諸人去留自在，南天台、北五臺，直得燈籠放光，露柱喝采，拄杖子忍俊不禁，驀地[跳-兆+孛]跳，觸倒須彌山，掀翻四大海，驚起海底龍王，傾出七珍八寶，汝等諸人須好看。山僧只得合掌，云：『稽首拄杖子，神通何亦爾？我見燈明佛，本光瑞如此。』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佛歡喜日，石攻方居士請上堂。師揮拂子云：「一毫頭上薦得，萬英叢裡稱尊，高超物表，獨露乾坤。所以道：『天人群生類，悉承此威力。』秖為眾生瞥爾情生，輪迴不輟，六道殊途，四生異轍，報有精麤，辛酸苦惱。今日乃諸佛歡喜之辰、眾僧自恣之日，我石攻方居士敦請山僧陞于此座，闡揚大法，頓令存沒均沾法益。」遂擊拂子云：「一擊心空及第歸，頓超直入如來地。」復舉：「調達謗佛生陷地獄，佛遣阿難往問：汝在地獄中安否？調達云：『我在此中如三禪天之樂。』阿難云：『汝思出地獄否？』調達云：『待世尊入地獄，我方出地獄。』阿難云：『佛乃三界大師，安有入地獄分？』調達云：『佛既無入地獄分，我豈有出地獄分？』」師云：「調達可謂大冶精金，試聽山僧頌出：安身自有法，地獄勝三禪，鑊湯無冷處，火裡綻青蓮。」揮拂子下座。

結制。當湖趙正言居士法名明道，同室人王氏法名明祥，送佛至山，請上堂。師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福嚴今日剛結制；無佛處急走過，九旬期內親覷破。釋迦老子來也，覿面好與一吐乾矢橛、一捏粉碎，通身暢快；麻三斤直下斬斷，免見葛藤。到者裡說甚僧祇行滿然後成佛，三七施功方言悟道？所以云：『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』咄！」復舉：「城東老母與佛同生，不欲見佛，忽遇佛來即便迴避，以手掩面，十指掌中俱皆是佛。」師云：「城東老母太煞無大人相，爭似我明道、明祥二道人造佛裝金，香花燈燭種種供養，迎送至福嚴者裡，永永奉供以為不朽。且道與他城東老母還有優劣也無？試聽山僧判斷一上：一人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；一人只知有人，不知有己。忽然人己兩忘，二俱頂天立地。」卓主杖，下座。

解制，湖州府范永生居士設齋，請上堂。師云：「突出一句，迥絕淆訛，明如杲日，寬若太虛，歷劫難磨，古今不昧。大丈夫漢拈得

便用，權衡在握，生殺全施，與奪自由，縱橫無礙。所以，今日我永生居士以此營齋飯僧，延增福壽，功裕嗣胤，慶無不吉。且應時即境一句又作麼生道？一天雲淨含春象，萬里晴空絕是非。」下座。

對機

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？」師云：「十字街頭石敢當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切忌磕著撞著。」

僧問：「選佛場中有幾人超宗越格？」師云：「獨汝無分。」僧云：「為甚麼？」師云：「鈍置衲僧。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雜念紛紛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雜念紛紛從甚麼處起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復問眾云：「雜念紛紛時如何？」一僧云：「識得不為冤。」師云：「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，放下手因甚卻是饅頭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又不識得了也。」

僧問：「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踏踏翻鸚鵡洲，為是神通妙用？是法爾如然？」師云：「也不是神通妙用，也不是法爾如然。」僧云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不知將甚麼喚作話頭？」師云：「你問底是甚麼？」僧云：「一火燒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露。」僧便禮拜。師云：「露底是個甚麼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學人還有藏身處麼？」師云：「露。」

僧問：「盡大地是藥，那個是自己？」師云：「卻被一莖藥蓋卻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？」師云：「惜取舌頭。」

僧問：「天上月正圓，因甚人間道月半？」師云：「兩個五百，原是一貫。」

落堂，問僧：「正當恁麼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雲開月現。」師云：「月蹔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好好問你因甚喝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掌。問行堂：「你是那裡人？」僧云：「江北。」師云：「揚子江作麼生得過？」僧云：「有甚隔礙？」師云：「盞子撲落地，碟子成七片。意旨如何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莫道無隔礙好。」

落堂經行次，把住一僧云：「有一事相借問，得麼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好好借問，為甚便喝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掌。少停坐定，師云：「山僧適來好好借問那僧，被伊一喝，一僧胸中甚是不甘。眾中還有為山僧出氣者麼？」眾佇思，師震聲一喝而出。

師睡次，與夔書記問：「《法華》云：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』畢竟作麼生會？」師云：「卻值山僧打睡。」夔佇思，師云：「汝又作麼生會？」夔云：「動容揚古路，不墮悄然機。」師頷之。

七期，落堂。問與夔云：「本有之事，為甚費者許多生受？」夔云：「從前汗馬無人識，秖要重論蓋代功。」師云：「通身血汗。」

師問與夔云：「盡大地是山僧，汝向甚麼處著足？」夔云：「和尚不得打作兩橛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你一橛」底？夔云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師云：「大好一片景。」

日初禪人瞻禮老和上像，師指真云：「你認得者老漢麼？」初云：「未到楊墳，早已識得了也。」師云：「你道他是何面目？」初便喝。師云：「我問你是何面目，為甚麼喝？」初禮拜，師便喝。

題贊

初祖像讚

十萬迢迢過大梁，曾將不識惱君王，如今尚在秋江上，一葦何時到魏邦。

題青山和尚像

踏翻閩海天，撈得禺泉月，鑿破青山雲，淳興猛虎穴。一瓶岩壑心，十載冰霜骨，素心付煙霞，襟懷似兀兀。贏得清風啟後先，葆林千古規芳躅。

題利禪和上像

禺山唱道令全施，打落天邊俊鶻兒，佇看飛騰能變化，翻雲覆雨在臨時。

又

掬得禺泉一勺水，胥江激起萬尋濤，棒頭點出龍門子，也解潑天弄巨潮。

自題像讚

淮水逆流特出，者漢曾經大地平沉，徹底家私盡蕩，空勒雙拳在握，覿面當機不讓。兩開祖父藥舖單，賣死貓頭慣性情，觸著如雷，無人湊泊得上，惡聲遍布寧區，聞者非非而謗。恁般無德長老，阿誰描他供養？且喜與禪諳此機，電光影裏薦其半，缽帶拈來分付伊，他年莫負老夫望。

題秘含禪人行樂圖

懸岩之下坐忘情，手握輪珠花雨新，山色溪聲能瞥地，大千沙界現全真。

題純修陸居士行樂圖

高山流水白雲中，散服科頭太古風，長嘯豁然開醉眼，方知物外有純翁。

題廉湖陸護法行樂圖

避名巖壑醉煙霞，飽玩松山意興賒，看到景忘情絕處，乾坤笑破總虛華。

與貞伯任公(法名明覺)

靈山授囑與王臣，金臂恒垂衛法門，今日任公能力荷，曇花又放一枝新。

題鄭又民居士像

者漢能控佛祖機，逢人慣弄爪牙威，箭鋒頓落懸巖處，三十烏藤徹困時。

化燈油偈

者點光明本現成，從來生佛不多增，全憑智者能挑剔，永作凡間破暗燈。

佛事

設先老和尚塔供

「盡道先師滅度，阿誰知他去處？不作溈山水牯牛，定做楊岐三腳驢，遺下未了公案，殃及後代兒孫。大眾！今日合當酬恩，因甚說者個話？」遂插香，云：「超啟所供是實，伏惟慈鑒。」

設至邛嵩庵利禪三法兄供

「同條生死句，千聖莫能窺。若非三位師兄，直得無人委悉。雖然，且道今日設供燒香意在於何？」遂插香，云：「如今更勿論孤賒，盡在栴檀香一片。」

為則峰法兄和尚設供

「丹桂香飄，梁木忽折，非常之哀，哭笑不得，秖有一句子，突出難分別。不是法兄和尚，在今無人委悉，拈來置向尊前，伏惟冥中鑒格。大眾！且道是那一句？語水聲中流不盡，天山作舌也難宣。」

東蓮老和尚訃至設供

「昨日登高節，黃花香拍鼻，忽然報到來，東蓮老人滅。細雨洒寒空，天地慟相泣，寥寥面壁風，大法將誰賴？雖然，且道即今設供燒香還來鑒格也無？若道不來，卻成虛設；若道來，以何為驗？」遂以手椎胸，云：「換手椎胸意惘然，輸誠惟把旃檀熱。」

資福明心和尚訃至設供

師云：「同聲相應，同病相憐。兄退資福，我辭福嚴。死生雖異，其理一焉。金鳳衝開霜夜月，雁行愁斷小陽天。」

愚山和尚封龕

師云：「嶺上寒梅香正發，象王擺斷黃金索，轉機北斗解藏身，空裡猶聞普化鐸。恭惟愚翁法兄和尚，道唱東明，單提向上一關，化行清邑，揭示衲僧巴鼻，生殺全施，縱擒自在，湖海浩歸，象龍擁座，興菩薩慈，為眾彌篤，特建寶坊，水雲得惠，臘長諸方，德尊寰宇，不忝為老福嚴之真孫、先法伯之嫡胤，可謂天山益峻，滹沱

漲流。忽爾移星換斗，別轉化輪，獅子迷蹤，人天罔測。且道即今潛機密用一句作麼生道？當軒大坐絕中偏，千聖到來難辨的。」

為燦衲法兄掩龕

「拈得先師鈯斧，青山劈草除荒，竭力獨開生面，荊棘化成寶坊。諸行刻志身先，率眾厚德謙光，動履不落時轍，濟物道出尋常，可謂起翔鳳嘉聲，挽末法頹綱。正冀砂盆永賴匡扶，何期遽然別展旗鎗？至今小弟孤掌難鳴，雁不成行。雖然，秖如今日化緣告畢，四眾瞻仰，末後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？坐斷十方誰辨的？一輪杲日照當陽。」

送則峰和尚靈龕歸楚設供

拈香，云：「暑日炎炎獨送程，瓣香杯茗致殷勤，個中千里同風句，楚水吳山月一輪。」插香便拜。

化城庵行廣、遠塵二比丘尼靈骨入塔

「二禪德，還會否？剛離化城，頓歸寶所。一對鴛鴦畫不成，個中端的難分剖。難分剖，試看末山不露頂。」遂送入。

佛音禪德請為父母靈骨入塔

師以杖指骨云：「者是優婆塞，那是優婆夷，夫婦偕到斯，各請歸寶所。」遂送入云：「個中一句絕安排，坐看山花紅朵朵。」

介千師請為先慈明修尼靈骨入塔

師舉骨云：「閱世八十一載，幻緣頓爾俱拋。育得獨角麟兒，編蒲聲價彌高。涅槃生死兩途，迴脫赤體條條。勿自藏身北斗，愛聽翔鳳松濤。覷破趙州那一掐，全身放下萬機消。」便送入。

純如師火

「翔鳳嶺頭，濕雲黯黯；薰風天際，梅雨霏霏。會得目前無異法，頭頭盡是出身機。且作麼生是出身機？蛙鼓池塘鳴未已，又聞啼鳥隔峰西。」

權實巡照火

「山門頭、佛殿後，到處經巡；東廊上、西廊下，左右觀照；三板鳴、四板響，椎下分明；客來看、賊來打，隨機得妙。此是上座尋常照察邊事，秖如權實並行一句作麼生道？」攛火炬，云：「烈焰堆頭飛鐵鷂。」

自真禪師入塔

「竭盡身心，精勤志篤。護惜招提，肘無外曲。煉得者些兒，堅密如金玉。到頭雲定覓山歸，無縫塔中深藏畜。」遂入骨云：「十方坐斷露全提，亙古青山輝杲旭。」

香燈火

「惟斯者著子，觸處分明極，焚香擇火不曾違，生死去來無間隔。雖然，秖如燈花爆時又是個甚麼消息？夜來一陣雨滂沱，大地山河盡改色。」

明慧老宿火

「生本三湘，瞻風雨浙。一卷金剛，常轉不輟。齒德可稱，叢林敬悅。今朝坐斷萬緣時，生死涅槃都不涉。且道明慧老師即今在甚麼處？連宵不斷黃梅雨，點滴分明俱漏泄。」

慧國禪師火

「篤志已射，芒鞋不惜。兩登鳳山，貴圖決擇。為護叢林，傾誠竭力。無端更轉別峰機，一片道心無變易。慧禪德！且作麼生是無變易底心？啟上座即今為你指出：看取獅子峰，亙古常突兀。」便燒。

四儀禪人火

「吳中山，廣陵水，登涉分明自家底，今朝直下歇馳求，一曲歌來還舊里。秖舊里一曲作麼生唱？」擲炬，云：「倒騎白鶴上揚州，笑看瓊花秋色裡。」

上求新戒火

「戒品方登，皎如冰雪，撩起便行，得大解脫。翻身火裏露全軀，生死涅槃俱超越。」擲火炬，云：「咦！」

心榮火頭火

「終日只知燒火，誰知惹火燒身。直須皮膚落盡，自然迴脫根塵。且道迴脫後如何？八月連宵雨，滿溪流水聲。」

還空禪德火

「桂子香飄八月天，歸家踏斷嶺頭煙。個中一句無多子，始信還空事宛然。且作麼生是宛然底意？萬壑松聲常在耳，聽來何似響流泉。」

慧國禪師火

「天色將初夜，星稀月朗時，目前親會得，為發轉身機。且作麼生是轉身機？」擲下火炬，云：「識得丙丁元是火，鑊湯爐炭不相違。」

文璧禪師請為息二剃度，師六七之辰起棺

「六七日中，萬機頓息，坐斷十方，惟契不二。今朝正是轉身時，兜率人間隨所至。」便以杖引出。

入塔

「翠竹森森，黃花鬱鬱，塔戶洞然開，請公親造入。」遂進骨云：「個中一念萬年時，正好舉頭看紅日。」

百川知客火

「撥草瞻風，貴明者著，妙用頭頭，何曾晦卻？客來看，賊來打，見得分明；迎賓處，打躬時，通身顯露。雖然，此猶是上座親知識、輔叢林底用，秖如今日萬機寢息、歸源得旨一句又作麼生道？」攛火炬，云：「萬派聲歸海，百川絕異流。」

瞿堂禪人火

「撥草瞻風出嶺南，百城煙水太漫漫，三千里外知端的，腳下明明是故山。秖如故山一句作麼生道？歸去踏翻梅嶺月，清光爍破髑髏寒。」

巨量老宿靈骨入塔

「別卻獅山舊隱處，轉身愛向普同藏。白雲坐斷無今古，樂樂時聞花雨香。」

遠生、智慧、了明、蘊白四老宿靈骨入塔

以杖指骨，云：「即此物，非他物，是四上座之本得。烈焰曾經煆一回，堅密身心如金玉，大千沙界莫能收，藏身秖有者一隙。」復以杖約骨，云：「者且止，既是同到這裏，因甚卻分門而入？直下若明宗正眼，自然個裡知端的。」便送入。

時津師靈骨入塔

捧骨，云：「大千俱壞，者個不壞，親煆一回，通身慶快。珍藏岩谷不知春，無影樹下常自在。」

匡濟禪宿火

「別卻河南路，踏翻兩浙天，一身輕似葉，頭角自昂然。先師會裏，道價聲重，鹿城十載，白業彌堅。今日末後全提，纖毫不立，坐斷千差，人天罔測。啟上座到來更為通個消息。」攛炬，云：「寒崖重發焰，火內綻青蓮。」

楊燕貽居士請為亡室章氏下火

師云：「鶯啼柳外，花笑巖前，明明彰般若境界，的的露本來面目。章氏淑人直下恁麼見得徹去，生死窟宅立地掀翻，愛網情關頓然解脫，坐斷男女之相，逍遙兜率人間。須知更有轉身一路，山僧即今特為發機。」擲下火炬，云：「勝熱門大啟，優曇火裡開。」

朱同一護法等請為超薦水溺孤魂

師云：「瞥爾情生識浪高，相牽淪溺莫能超，今朝一念回機去，妄見狂波當下消。」喝一喝。

當湖任捕廳請為橋下妖石說法

「爾乃何類之精靈，附物興妖而作祟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今朝喝下快翻身，頓然解脫超升去。」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